

臨川集

冊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鄆鄆亡去邑爲氏王莽亂
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
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

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
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
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
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卽驗之最鉤得匿
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譬於
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
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
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己非吾心
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

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旣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 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

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 上

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旣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卽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言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

黃州團練副使旣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
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
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
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
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
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
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
成王旣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
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
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
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

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
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
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
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使著
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
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
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
豐之東園水濱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
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
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
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
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
之詳如其孫之二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

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
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
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
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
曰
旣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
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
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
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

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承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

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
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
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中六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
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
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
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
君修偃渠始詘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鑄約示後
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
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爲勅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
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于郊大講戎兵
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
簡在 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
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謹然爲橋南

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
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
聞守政尤異智高螫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
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
東再執刑柄誅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
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
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
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
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
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嘻嘻親篤
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
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
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竊掩石在

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
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
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
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汹汹必脩不能自脫
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
怒誣君以不直紕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
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
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
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
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

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

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旣卒之二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

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
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
誰懟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
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
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
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
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
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
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
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

已公歸怡怡閒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于家
年七十二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
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
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爲孝將
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
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
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
諱某 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
也卽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
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

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卽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兮韓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
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言文城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
弗仕者二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顏
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
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
爲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
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
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
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
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諭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
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

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洛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旣具詰立服舉州謹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旣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爲佛寺

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旣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甚憇憇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甚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盱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

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

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繁蘊皆有文學繁許州臨
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
嫁云銘曰

蹇於任以爲人尤不愆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
德又將何求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

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

真宗

世爲名臣公少以廢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

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

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

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

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

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

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

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

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

六人羣鞏牟宰布鞏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

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

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

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
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
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
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
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
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
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
旣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旣除其大
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
能如此旣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
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
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
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

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 天子獨憂

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旣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寃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

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旣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

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
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
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
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
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
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
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
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
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
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
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

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卽位召還

尙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日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 天子

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謹呼

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
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
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
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
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
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
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
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
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
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
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
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
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

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
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
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
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
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
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
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
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
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
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直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

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徂武厥艱荒遐力必踐

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歎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

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
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
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
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
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
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
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
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
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
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

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 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疇守某縣令次玘瓌玘珣爲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茔

厥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竅此新宮
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
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
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
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
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
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旣嫁
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
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
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
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

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
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
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
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
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
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
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
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
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
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

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
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
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
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
錚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其二尚幼蕭
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
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
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
撰守桂州經略南方 能臣已而有所悟以祠部
郎中分司遂致仕君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
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
母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

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旣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

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

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
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
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

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
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
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
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士
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
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
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
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
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
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
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
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
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

遂紕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日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日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

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
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
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尚書祠部郎中
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
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
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
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
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
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
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
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洵試祕書省校
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二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
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

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

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
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
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
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
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
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
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
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
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
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
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
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

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駟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 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曰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

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

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

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玠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墓曰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 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

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
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
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歐之
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
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
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
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
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
諸蠻蠻有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
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
爲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
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
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

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
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
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
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援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
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
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
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閑無所出則閒以
其方物取海上輸之 天子至 宋受命欲一天下
吳越王卽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 天子受其
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

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所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慢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卽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誅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

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鑱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

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賦性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二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二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

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
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 天子
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
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
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旣不
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
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
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
諱圯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
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瀾轉運

使君以廢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
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
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
者不敢怒徙亳州鄆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
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
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
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卽遁去復調黃
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
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
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
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趨人之急教兄之孤子
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
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

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

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
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
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
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
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
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
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
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
之學當寶元康定閒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
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
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

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
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
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
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
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
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
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簡翔其德音而躡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
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
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續其夫

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
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
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溫頰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
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
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
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
其警效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
有所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
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
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
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
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

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
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
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
娶楊氏生堯适枉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

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卽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 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 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

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
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
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
幸 先皇帝至大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
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

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
人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恩今老

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
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
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
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

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
臣誠窮卽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

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
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
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
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
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
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
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
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
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
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
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
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五土恩及於無告

而州縣若此壅之可也卽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
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
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
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
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
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
略於養己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
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
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 太宗時自潞州錄
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
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
嘗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 真宗之初而
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謙尚書屯田員外郎詵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真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偁滎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謙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郡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銜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

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旣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任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揔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笞公縣人公奪之

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揔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携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會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

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惟傅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澌澌齎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司理調泰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搆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卽得其妄窮而徙之由

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
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
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
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摘節不
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旣歸天子目之賜
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
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
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
年正月也凡任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
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
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群詆以爲暴
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
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

報旣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至卽有惠愛某嘗羈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

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
拔身貧羈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
志不時盡旣奮旣材天奚弗憇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
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
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
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
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
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
夫之兄曰濼濼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
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
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爲邢之任令舉

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旣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
以已耶卽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
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
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
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
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
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旣亡皆哀焉合葬于
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
其說實唐貞孝公臯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頰
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
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自
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
于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

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濼遂留家海浦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賚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

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
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
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
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
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
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
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
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
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
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
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
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

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
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

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
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
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
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
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
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
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旣葬夫人與其
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
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
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

今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

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參軍周君墓誌銘

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
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
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
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礪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
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
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
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
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旣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
常甫年二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
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

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旣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旣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

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
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
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
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
嗣宗訕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
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
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
如公指卽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賴分
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
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
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
公勅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
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

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
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
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
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
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
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

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
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
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
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卽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
稅會今上卽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
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
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

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
墊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楊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
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
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
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
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
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
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
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受其禰祖孰強而勝
孰忌以爭孚予恭寬在室而亨疑疑之節因時乃發
曰黜予咎匪仇予過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
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
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
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
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
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
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
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
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
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
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
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
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

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
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
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
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爲
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
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
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
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
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
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

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
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臯爲江東撥
發寘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
相語以褻私侈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
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
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
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旣數月其
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
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
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

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旣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祗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

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予丈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
韓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脩不苟寔可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旣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祕書丞年三十

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爲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忿不伎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渴之亟昭昭者逝疑疑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榦之少與其冢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 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

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
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
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
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泰州司法參軍曰
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
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
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
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
也銘曰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
有令聞貴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己方飛方騫方
升于天旣鍛以歸旣隕于泉有高其後有光其前作
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
父諱述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
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
又監楚州船場爲楊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祇
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爲瀛
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
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
邊無盜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
以給公使不卽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
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詆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
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爲姦賊
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

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二十里
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旣得
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
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
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皆有賢行
五子濤洵洵渥澥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臯史堪德
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
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北次而
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
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秦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

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
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
楚州司戶參軍又爲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
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
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
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
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
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旣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
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
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
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
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
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
四十有四曾祖諱述故鄆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
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
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
五人穉穉秩穆稔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
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蹲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
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

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潁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難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佗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貺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

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賅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
中戶愁嗟君哀僞券應手卽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
秦王諸孫上冢入郟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劾中人
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卽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
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
里閭宴行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
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遷官博士
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
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鑿教以餌藥
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
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 天子
恩始正郎位攝舒朞年條教逾肄殍來鄰邦賑使無
僵扶攜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縱陽

河避羅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
行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
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
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
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
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
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侯彥侯歸而
嫠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
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
爭祿調族媼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
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巧埋辭衰龕走
沐掇其緒餘以質幽窹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
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
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
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
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
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
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
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
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
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
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
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
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

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卽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

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

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竅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已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